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誠齋易傳卷十九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貢生臣齊兆求

# 誠齋易傳卷九

宋 楊萬里 撰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上經首乾坤乾坤隂陽之辨下經首咸恒咸恒隂陽之交不辨分不嚴不交情不通故曰咸感也坤六三上而兊乾上九下而艮故曰柔上而剛下坤之一柔上矣二柔復下而艮乾之一剛下矣二剛復上而兊故曰二氣感應以相與說斯感感必止感而不止必流故利於貞而後吉艮少男兊少女艮上兊而已下之故曰男下女天地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萬物皆以情相感而後通姑舉男女一端觀之然天氣先降而

後地氣升男先下女而後女德隨君先下臣而後臣
志應先主見孔明得男下女之感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受澤山之虛心受人君子之虛虛故感感故應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易者象也象者肖也如噬嗑之象則肖乎頤中有物
如咸之象則肖乎人之一身初與二肖乎足三與四
與五肖乎身上則肖乎口故初六為咸其拇拇大指

也舉二大指則足見矣初六拇也咸而感之者誰也九四也九四之體一身之心也拇也腓也股也脢也輔頰舌也聽乎心而動靜者也九四說之初初六止之初初與四應者也九四之感初六欲行者也而初六止而不行是心行而足止也魯宣不能食叔肸季氏不能宰子騫是也九四說而不止曰志在外者欲外物而心不正也初內也四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與五應二行五之感而應可也而二之體則腓也
股之下拇之上蓋脛之肉所謂足肚者也其往无故
而自動不待感而動者也鐘不叩而鳴則妖石非言
之物而言則怪有不感而動者乎秦孝公三不聽商
鞅之說而鞅三變其說以入之非不感而動乎故凶
使鞅順義命而安居焉安居而不妄動以求入焉則
亦吉而不害矣伊尹傅說吕望孔明感之而不應者
有矣未有无感而應者也六二以陰居陰而順者也

其位吉其體凶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三為一卦之股居足之上身之下不自動也隨人之身而動也自動則妄隨人則牽故九三之與六二其動異其失均也九三孰感而孰隨也感於上六之說而隨之也上六女之說說之極極而流者也而九三剛躁以隨之所隨者正其敝猶不正所隨不正其敝

若何如貢禹之從王鳳五鹿之從石顯志在隨人不擇其人志之所執每執愈下豈惟往吝而已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九四在一卦之體如一身之心也不言心而言思責其廢心而任思也心者身之鏡思者鏡之翳鏡則虛而照思則索而照虛而照無物也索而照有物矣惟无物者見物有物矣安能見物哉故虛而照則明索

而照則昏仲尼繫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蓋此心何思何慮則虛虛則貞貞則吉何悔之有今也不然憧憧焉役思於事物往来屈伸之變故思未能感通於事物而事物萬緒朋来從之而不勝其擾且害矣非如貞吉无思之時未感而无害也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而成光大之盛德哉唐德宗之猜忌以之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王弼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其膺膈之間乎此一身至虛无思之地也九五當之宜其為咸感之盛也止曰无悔何也蓋无思而神則明无思而不神則昏神者心也不神者膈也膈雖无思昏懵而已九五是也係二說上不忘其本而志其末二與上皆陰柔不正之人也而九五係之說之雖无思也非昏懵乎元帝之優柔不斷似至虛似无思而非也係說恭顯故也九與五皆陽剛也而其位在咸如一身之脢也脢也

不柔亦无用之剛而已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上六居說媚之極有啟口之象是小人之在上近君用事以口才而感動九五之君者也其公孫衍張儀淳于髡陳賈之徒與夫吾之一身感之至易者也感而非其道雖一身不能相使如咸之自拇自頰是也蓋血氣流通精神洞達則一身輕於一羽血氣壅閼精神漂離則一指重於百鈞而况天地之於萬物聖

人之於萬民與夫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乎故咸之六爻有不感而應有感而不應有應感而失其應有思感而不勝其應有不感不應而為无用之感應有非道之感而不許其應然則咸感之道豈易乎哉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

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以少男下少女此男女之新婚恒以長女下長男此夫婦之偕老男下女則女隨女下男則男尊男尊女卑尊卑定位然後天地日月春秋君臣父子長幼之常分正矣正則可久久則可恒故曰利貞剛上謂乾之初升而震柔下謂坤之初下而巽終則有始荀爽謂乾氣下終復升上居四而為始坤氣上終復降

下居初而爲始程子謂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若夫夫妻反目父子相夷君臣罔終朋友隙末皆失恒之道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終始變化者恒之道所以久而不窮立不易方者恒之節所以久而不變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四應初理之常初求四亦理之常然不安於義命而

躁於求捷陰柔之資持巽入之術相求之始不量其交之淺深而遽深求於其上雖正亦凶何利之有葢勢利之塗猶萬仞之淵深則没淺則出君子疾趨而避之且恐不免而又求深可乎賈捐之之薦楊興為京兆以楊興之薦已於上前是也不然賈誼之說文帝京房之說孝元所謂雖正亦凶者與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以陽居陽常也九二以陽居陰非其常也宜悔而亡

者二五相應皆恒久於中道者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三月不違一善不失其惟顔子故擇中庸無祇悔仲尼皆以許之

九三不恒其徳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徳无所容也

九三以剛躁之資處上下之間當雷風之交動而无恒者也其徳无恒不可以作巫醫為卜筮難乎免於羞辱矣蓋忽忻驟怠父不能以安其子初正終譎士

不能以孚其朋如鄭朋之兩從吕布之屢叛人誰納我宜其无所容身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以陽居隂以剛居柔非其位也然久居而不去貪得而不止如日獵而不反者安得禽之獲哉揚雄久居莽賢之間官不過侍郎執戟是也金門玉堂非其時則有道者不處也顧雄欲之而不得者作易者其知雄之心者耶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夫强於婦其敵猶弱君强於臣其敵猶柔今也五君位也六五長男之正體也為君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强臣為夫子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强婦以此為恒此婦人之以順為正以一守順則吉也為君為夫制義自我者也而用之凶於而家害於而國必矣其魯哀晉元之世乎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處静者如奉盈懼其動也處動者如操舟願其静也處動者猶願其静處静而願其動也可乎上六居守恒之世當處静之時為在上之臣謂宜鎮以安静之治可也今乃挾陰邪之資居震動之極必欲振而揺之者志於要功而已聖人探其志而折之曰大无功也桓温枋頭之役殷浩桑山之師是已功安在哉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吾讀易至遯而嘆曰遯其見聖人之心乎聖心焉在曰在天下而不在一身故曰遯亨遯而亨也遯而亨者窮於進而通於退雖然聖人之退聖人之通天下之窮也聖人豈悻悻然決於退哉五以剛陽當君位而與二為應其時猶可與有行者乎二陰雖長於內然漸而未驟四陽猶盛於外其勢猶可以小有所正

而未至於大壞也乎孔子去魯而行之遲孟子三宿出晝而猶曰速聖人之心在天下如此故曰遯之時義大矣言其進退之時去就之義甚大而未可躁也故小人之於一身僥倖於萬一聖人之於天下亦徼倖於萬一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卦之名有以象有以義地中有山謙象也天下有山遯義也何謂義取二陰長於内四陽將消於外三變

則為否也其義為陽避陰君子避小人故曰遯遯者退而避也退而避者豈必江海山林然後為遯哉大遯遯於朝小遯遯於野舜遯共驩不於歷山旦遯管蔡不於曲阜孔子與陽貨同國孟子與王驩同事故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孔子答貨曰諾吾將仕矣孟子與驩朝暮見何疾惡之有見貨亦瞯亡見驩未嘗與言行事何不嚴之有惟不惡故不害惟嚴故不汙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進處後則遠利明退處先則遠害蚤處遯之世上九

剛而知幾則最先遯九五剛也則又遯九四剛也則

又遯故上為肥遯五為嘉遯四為好遯皆喜其柔也

初六柔而不能決止而不能行又居遯之最後故為

遯尾故危厲而災揚雄仕於莽蔡邕仕於卓是已曰

勿用有攸往又曰不往何災言其往之不蚤令往无

及也程子曰它卦以下為初遯欲在前故初乃為尾

尾在後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六二不言遯者二遯之主也四陽為我而遯者也以陰長之極居大臣之位聖人幸其柔順中人之資不能為奸雄之魁也又憂其執柔順之不堅也則巳未必能亂天下而无固志以從亂者有矣張禹從鳳孔光從莽皆大臣之柔順而无固志者黄中也牛順也

執與革皆堅也堅執柔順則其順不可勝言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非无剛明之質而暱係於二戀戀而不能遯亦終於危害而已此紀唐之所以媿龔勝機雲之所以媿張翰也暱係非大人之事也臣妾小人之事也以已臣妾人則吉以已臣妾於人則危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遯而誠為好遯隱而偽為素隱好遯者如好好色素隱者如鄉原德之賊隱而偽不若不隱而誠也九四以乾之初當遯之世知遯之早味遯之腴宜其好遯之篤也故聖人許其為君子賛其為吉又歎其非小人之所能為也微陋巷之顔汶上之閔舞雩之曾其誰實當之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以天德宅君位而當遯之世其將焉遯而亦曰

嘉遯貞吉又曰以正志何也聖人天也天不能違時況聖乎故堯舜遯天歷伊周遯天經孔孟遯天意是六遯者遯之至嘉志之至正者與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九以剛斷之極居遯之世在无位之地處一卦之外遯之最先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肥仁義之膏潤安能去之无不利決之无所疑乎此孔子不脫冕而行孟子浩然有歸志之事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惟正故大惟大故正正則舉天下萬物莫能加不曰大乎大則舉天下不正无所事不曰正乎正而大大而正天地之情不過是也而況人乎天地之情不可見也以正大而可見學者求道舍正大何適矣四陽盛强二陰微滅大者勝則小者衰剛者動則柔者退

强者長則弱者消理之自然也泰曰小往大来是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不有雷在天上之巨力不能有非禮弗履之至行盖以雷震之威震其私以天討之師討乎己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九以陽剛之資當陽盛之時宜其可以强而征也而征凶信窮何也在下故也在下而用壯此賈誼欲去絳灌南蒯欲去季氏所以凶且窮也有孚者信其

必然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居大臣之位為衆陽之宗當大壯之世曷不舉一世以大有為以慰天下之望乎而循循然以剛居柔以中自守僅能貞而吉者陽既壯矣壯既大矣又振而矜之豈不以過中失正而敗吾大壯之勢乎故四門穆穆之日舜无復四罪之舉四海皇皇之後周公无復三監之功至魏元忠之再相依違无所建明

裴度之晚節浮沉為自安計豈大壯九二之謂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强之極也其强可以果於勿用不可以果於用故聖人戒之曰用之則為小人勿用則為君子小人如羝焉喜於鬬而狃於勝喜於鬬故技止於一觸之勇狃於勝故怒及於无心之藩然藩无心而能係角易往而難反終羈纍其角而後已羸與纍古字通也

故雖貞而亦厲而況不貞乎陽處父灌夫之徒是已

用罔无所用也羸其角鄭𤣥作纍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

羸尚往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得衆陽之助而能以剛居柔不用

其壯此其所以貞也故吉而悔亡九三觸藩而羸九

四不觸而決者九三遇九四之藩而九四之上皆陰

爻也豈惟藩之決亦无羸角之憂豈惟角不羸亦有

往進之喜輿之大可往而進也輹之壯尤可往而進也三十輻俱壯而輿可往四陽俱協而時可往此陸賈調和平勃以安劉滅吕之事耶程子云輹與輻同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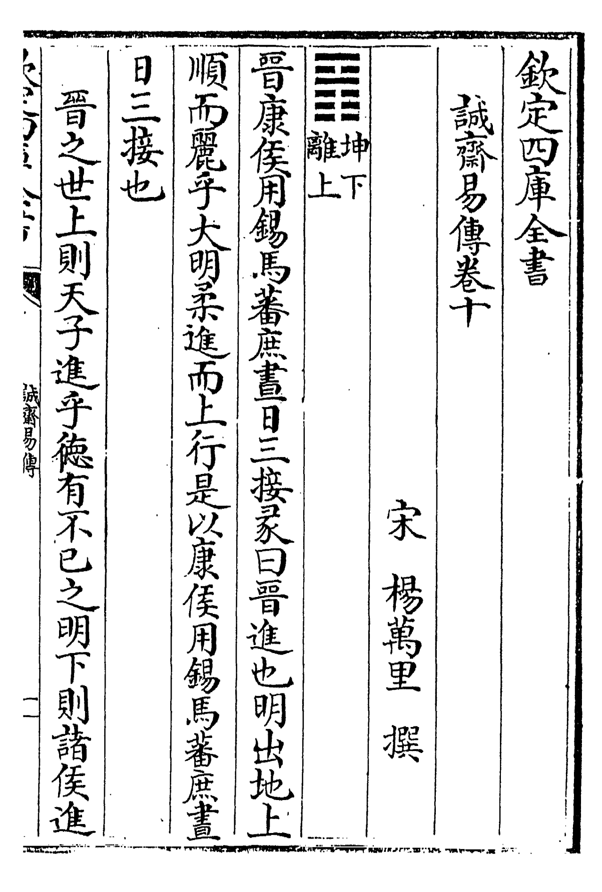
六五當衆陽盛强于下之時乃能使衆陽帖然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而調伏之也故无悔然則六五之才雖與位不相當乃所以為相當也德踰於位位踰於才故也羊即四陽也唐代宗以之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以壯之終居動之極故亦有羝觸藩之象不能退居衆爻之上也不能遂處一卦之窮也故无攸利然猶幸其柔也故艱則吉君子之進也揖必以二其退也辭止於一唯其思之詳也是以進之難也進之易則退必難矣上六之不能遂非病也不能退乃病也以陰柔之人超六位之上眷眷焉而不能退上不

過爲張華其下商鞅李斯矣艱則吉在初而進之難也至於其終譬諸乘虎下則死不下亦死好進而上人者可不懼乎

誠齋易傳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易傳卷十

宋 楊萬里 撰

䷢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之世上則天子進乎德有不已之明下則諸侯進

乎順有不已之報進乎德如日之出於地愈升愈明進乎順如地之承於日愈下愈高下順上而不已故上燭下亦不已是以錫馬蕃庶而晝之者豐晝日三接而禮之頻也君進於明可也臣進於順可也諸侯非在廷之臣也在外之臣也在外而不進於順則尾大而踈𨤲矣坤為馬離為日日出於地為晝三接下三隂也柔進而上行謂六五也康侯天子鎮撫諸侯以安之也上下相安則天下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有掩則明者晦心有掩則明者盲明出地上則孰掩夫日自昭明德則孰掩夫心禹之惡旨酒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徹其掩以自昭也自昭者自用其力以瑩之之謂故日出如躍昭德如濯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屹然于進退之初者不詒凶于身怡然于疑信之間

者不見咎于人初六處進為之初未受命於上當是之時必進則躁必退則激未見信而必其見信則諂且懟必也屹然而立則躁激消怡然而裕則諂懟泯惟初六順而靜者能之晉如進也摧如退也罔孚未見信也楊氏以孟子進退有餘裕當之得之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以柔順之德逢文明之君當亨進之位能居中

守正以進為憂而不以進為喜若此可以得吉矣可以受庶馬三接之大福于其君矣蘧子馮避令尹之位蔡謨辭司徒之拜皆以進為憂者王母君之柔中者也六五是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以隂居陽下不為六二之大臣上不為九四之近臣蓋身退而德進位卑而望高者與故其志上進以順麗乎大明之君志發乎此衆信乎彼而其志得

行矣宜其悔吝之亡也大則如二老歸周而天下從
小則如一隗入燕而羣賢至是已下二陰皆順上故
曰衆允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處遯惡後處晉惡先九四以剛狠之資超貴近之地
處羣下之上躡三陰之前以康侯則逼乎王室如鄭
莊之逼周以近臣則偕乎王權如桓温之偕晉故貪
夫位而不思釋畏乎下而恐見奪如鼫鼠然雖正亦

危況不正乎貪者將上僭於六五畏者猶下忌於三陰上僭而其進不遂以其君之明而不可犯也下忌則其進有牽以其僚之順而從上者衆也使上暗如二世下散如高貴鄉公九四其孰禦雖然以剛狠之强臣居逼近之高位九四處之固不當也處九四於不當之位者誰乎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五柔主也宜不立者也宜悔吝宜憂恤宜非吉宜不利而聖人斷然許之以悔亡以勿恤以往必吉必无不利又勸之以往則有慶且夫悔則亡矣六五慶也恤則勿恤矣六五又慶也往則吉矣六五又慶也往則无不利矣六五又慶也是四慶者它卦或得其一二已為卦之盛今六五柔主乃兼此四慶而有之然則王之不立者其福固如是乎曰主德尚剛惟晉之一卦主德不尚剛曷為晉之主德不尚剛曰晉之

主德如日之出地此朝日也天下已服其明矣初出之朝日而遽若方中之烈日天下其不旱暵暍死矣乎惟柔故明而不虐燭而不察溆而不烈大抵日中非日之盛而莫盛於朝日剛明非晉之盛而莫盛於柔明蓋日之為明朝則升中則傾君之為明柔則容剛則窮六五晉之盛明之主也宜其福之盛也孰謂其柔而不立哉大則如商高宗之不言小則如齊威王之不鳴書曰柔而立又曰高明柔克六五以之失

得勿恤謂得與失皆勿憂恤六五離也為日為火雖柔猶剛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以剛明之資進而至於首又進而至於角剛之極也明極者必窮物剛極者必觸物故不勝其剛而无所用之維思攻伐人而已夫明不自照而用之以窮物剛不自攻而用之以伐人若反其剛明而有自

危之心聖人尚許其吉无咎也或挾其剛明而自以爲貞固聖人知其吝未光也子玉剛而无禮陽處父剛而干時所以敗也晉明卦也而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德宗以明强自任其未有得於此乎厲者惕厲而自危也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

箕子以之

易之道有時有人逢其時顧其人用之者何如耳如明夷之時明之傷也孰傷乎明也地掩夫日所以傷夫明也惟能掩而不傷是明夷之道也是時也何時也紂之時也是道也孰能用之用一卦之道者文王也用一爻之道者箕子也文王用一卦故内焉離之文明我則用之以不失其盛外焉坤之柔順我則用之以服事殷用是二者是故以此蒙犯羑里之大難

而紂無所施其虐此文王掩而不傷之道也箕子用一爻故不惟利於居易而亦利於處艱艱而利利而正蓋不晦其明則以艱險而傷其生何利之有不正其志則以艱險而傷其明何貞之有大難以天下言内難以一家言紂之難大能及天下而不能及文王小能及一家而不能及箕子此用明夷之力也然彖辭象辭同曰明入地中明夷易之例未有也恐此明入地中四字為衍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變而不窮者易之道用而不窮者易之人如明夷一卦用之以處險則為文王與箕子明而晦用之以居易則為莅衆之君子晦而明明明而晦故全巳晦而明故燭物故曰推而行之存乎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人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飛者不顧不高今乃垂其翼知其不可不退也行者不能不食今乃三日不食知其不可不速也可以退則退可以速則速君子當明夷之初知其傷之者將至故决焉長往而不顧或者見譏而不卹何也晦已之明避上之暗義當去之之速也何食之暇楊氏謂接淅而行是也當紂之時其伯夷太公避居海濵之事乎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

則也

六二居明夷之時最不幸者也何也當此之時惟晦者可免於傷而六二乃有文明之德此暗主所甚忌也惟去者乃免於傷而六五乃居大臣之位此昏世之所不得去也以其位之不得去故有左股之傷股肱左右者大臣之象也以其德之文明故有馬壯之拯初九九三乾馬用壯之助也助之者壯處之者順所以吉也非吉之吉也凶之吉也既傷股矣非凶乎

傷而獲拯非凶之吉乎當紂之時此正文王之事也見囚者傷股也伯夷太公歸之閎夭之徒脫之者馬壯之拯也柔而恭淵而懿臣罪當誅而天王聖明者順以則也則者有君人之大德而乃有事君之小心順乎君臣之天則也故詩人歌之曰順帝之則而仲尼今賛之曰順以則也詩人仲尼其見文王之心乎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五當箕子六二當文王然則孰當紂乎當紂者其上六乎上六位之高暗之極此明夷之主也非紂當之其誰當之然則孰當九三程子以為湯武之事是也程子混而言之婉也試别而言之九三其武王之事乎九三居下卦之上而體離明之極膺南面之望而應上六之敵是惟无狩狩一而獲明夷大害之首矣然則緩其狩而不疾者昭其至正也志於得其首而非志於利其得者昭其不私也非武王伐紂之事

其何事乎故恭行天罰是南狩也勝商殺紂是大首也須暇五年是不疾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曷敢越志是志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上六明夷之君也六四明夷之佐也明夷之時有昏暗之君而无陰柔小人之佐孰與逢昏主之惡而傷君子之明哉惟六四以陰柔之奸居近君之位是故

挾左道用非僻以中其君之欲至於深入其腹心而壞其中探得其傷害君子之志意而肆於外於是聖賢有不免於傷者矣且暗王之與小人何仇於聖賢而必欲傷之乎蓋上暗下明惡易以形此邪彼正勢難以並此其理也然小人知傷君子以逢其君不知傷君子以傷其君故得大首者九三也大首之所以見獲者非九三也六四也當紂之世所謂六四者其飛廉惡來之事乎出門庭者出而肆于外六四坤之

初也坤為腹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五君位也而聖人以箕子當之者明夷之時六五以陰居陽以柔居剛得中守正陽剛之君子也紂不足以當之當之者舍箕子而誰也又箕子與紂同姓之親也此孟子所謂易位之卿也箕子既有此嫌而又與微子皆疑於商家及王之制意其當時天下之望亦或以六五之德與位歸箕子與比紂所以疑之之

深所謂內難者也非為之奴以深晦其明則居艱而不利非守其貞而不同其惡則明滅而或息晦其明故全於人明不息故全於天五陽明也六陰晦也以六晦五故為箕子之明夷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者六位之至高故初登于天而四國望之照臨上六者昏德之終極故後入於地而天下失其所法則

是以既曰不明又曰晦者甚其昏之辭也紂之嗣位聞見甚敏材力過人其初登于天照四國之時乎及其以昏棄失德而為獨夫其後入于地而失則之時乎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一家之父子兄弟而莫難於一婦一婦正一家正一家正天下定矣故家人之卦辭曰利女貞大哉女貞之利乎女正者女非自正也蓋有正之者孰正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父之身正身以言行前之二正在彖後之二正在大象與上九然家人之職二其道一婦職順父職嚴合嚴順之道存乎正嚴而不正獨嚴不行順而不正獨順不立故曰利女貞曰正位曰家道正曰男

女正天地之大義天地之義以男女正為大而况天
下萬事乎故曰正家而天下定女内謂六二男外謂
九五父母謂上九六四尊而在上者兄謂九三弟謂
初九利女貞謂巽長女離中女正位内外謂名分若
呂武南面則男女易矣名分亂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巽木也風也今舍木取風離日也火也今舍日取火
盖火本生於木木者火之父風還出於火火者風之

母如家人夫婦父子相生无已也物必有自出風自火出教自家出家自身出故君子正言行以嚴身嚴身以家嚴家以天下言必有物言而无物則欺行必有常行而无常則偽欺乎言偽乎行而能正家者无之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婦訓始至子訓始稚及其志意純一而未變也初九處家人之始初而用陽剛之嚴治有防閑之遠慮一

日之正終身之正也何悔之有此舜之刑于二女文
之刑于寡妻也魯桓公唐高宗反是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婦无遂事必有尊也言有夫也婦職饋祀必有敬也
言有先也婦而遂事則僭僭則家不齊時有牝雞鳴
晨之禍婦而不職則傲傲則家必隳時則有腐木為
柱之禍六二以柔順之令德宅壼內之正位退然无
攸遂以尊其夫劬然羞饋祀以事所職正孰大焉吉

孰御焉故聖人賛而譽之曰順以巽也順則安而不僭巽則卑而不傲此二女之事舜太姒之事文也褒妲反是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正家之道嚴勝則厲和勝則溺嗃嗃而嚴嚴嚴勝也嘻嘻而笑和勝也然嚴勝者雖悔厲而終吉故聖人勸之以未失和勝者雖悅懌而終吝故聖人戒之以失

節九三剛而過中嚴勝者也正家之道聖人取焉自
九五上九六四而降九三亦家人之長也其一家之
兄與周公之誅管蔡訓康叔得嗃嗃之義矣莊公之
於叚文帝之於長景帝之於武其嘻嘻者與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善富家者不寶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為珠玉不豐粟
帛而以夫義婦聽為粟帛故六四之富而吉吉而大
聖人釋之曰六四之富非以富而富也父子夫婦各

順其位而不相踰越是謂富矣易之富家即記之家肥也六四以柔順而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內其家人之母與思齊太任是已舜母反是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正家在政睦家在德正人在法感人在心使我正人易使人愛人難使我愛人易使人愛我難使人愛我易使人人交相愛難非以德睦之以心感之安能使之交相愛乎九五以乾德之剛明居巽位之中正為

天下國家之至尊而愛心感人巽而入之此所以感假其家人以及天下莫不人人交相愛勿憂天下之不憂而自吉也以文王為君以太姒為妃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武王為子以邑姜為婦其不交相愛乎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交相愛也仲尼頌之曰无憂者其惟文王此勿恤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人能不以慈於子者事父則天下皆舜人能不以檢於身者自恕則天下皆文王誠意中充則德教外孚也上九以過剛之威而嚴其家未至也以嚴家之檢而誠其身斯至矣此其所以成家而享正家之吉也九五君也上九君之上其文王之王季與故周家之正有刑于太姒者有刑于文王者九乾剛故威上巽極故孚孚者誠乎身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易通則窮窮則通睽者人物之散也離之火兌之水燥濕俱動而異就物之散也離仲女兌季女仲季同居而殊姻人之散也物聚則朋散則孤孤矣焉得而不窮然睽孤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

不可吉則无為貴易矣兊之說麗乎離之明是合睽也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應乎九二是合睽也故曰易窮則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地之判而合男女之別而耦萬物之分而聚非合睽之大乎故仲尼賛之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故曰易窮則通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禹顔同道而異趨夷恵同聖而異行未足為同而異

也孔子一孔子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子而
今昔之饋異辭受此同而異之也乃一人自為水火
矣君子亦何必好同而惡異乎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
辟咎也
此聖人合初九九四之睽也善合睽者與其亟也寧
舒與其褊也寧宏蓋初九之與九四上下異趨而相
叛水火異性而相賊惟相叛故初九動而下固不與

九四而爲徒九四動而上亦舍初九而不與偵彼舍我而去故有喪馬之象初九能聽其去而勿逐須其定而自復是以悔亡此合睽以舒不以亟之道也相如之感廉頗子儀之安光弼是也惟相賊故九四之火值初九之水則熄初九之水值九四之火則涸彼爨我而我涸故有惡人之象且水在火上則涸今火在水上亦能涸初九何也蓋水火相遭有自下涸上者鼎釜是也有自上涸下者實水于中而盛之以上

覆下承之器環之以上下四方之火是也又離日也常睗能焦大澤者也初九之於惡人能不以避為避而以見為避是以无咎此合睽以宏不以褊之道孔子見南子孟子解子敖陳寔弔張讓是也若非避咎乎惡人則无所事於見惡人孔子不見陽貨是也且初九剛也而能舒且宏何也說故也初與四偕乾體而同陽德乾為馬同故復初九降屈以下於九四故為見惡人水在火下故為辟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此聖人合九二六五之睽也睽之諸爻皆睽之睽惟九二六五乃睽之合故遇主于巷曷謂巷詩曰誕寘之隘巷傳曰行及弇中一與一誰能懼我弇亦狹道巷者道路之隘徑也曷謂遇傳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邂逅之適然也今有二人而東西行者適相遇於隘巷之中趾之外无他地路之外无它岐雖欲逃猶將遭之雖欲隅之猶將覿之是其遭也孰得而並是

其覿也孰得而分乎一與一故也今諸爻皆不遇六五而九二剛正之大臣乃得遇六五寬柔之明主六五皆不應諸爻而乃應九二此應之專而莫之分遇之獨而莫之並者故曰得中而應乎剛又曰遇主于巷君臣之相遇如此而止曰无咎何也有三不幸也當睽之時一也主弱二也諸爻皆睽而寡助三也其平王晉文侯之事乎此所謂小事吉也不然高宗得一傅說武宗得一德裕无咎而已乎未失道道亦路

也必相得而不相失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此聖人合六三上九之睽也且六三之於上九正應也曷嘗睽而不合哉睽之者九二九四也我欲行而合上九則九二牽我輿於後我欲進而遇上九則九四掣我牛於前六三以柔居剛惟柔故下不能制九二惟剛故上進而犯九四彼阻我而不得進我犯之

而必進彼在我上其傷我必矣天言上剝言傷也然六三以柔順之德和說之極而居二陽之間處重險之位位不安而德足以調伏於二剛又過上九之應九主之於上故睽於初而合於終也子産相鄭之初駟良方爭南皙相攻子産謂子皮曰國小族大不可為也有欲攻子産者有欲殺子産者而子産能焚謗書賂伯石以和柔調伏之子皮子太叔又力主之鄭遂以治得六三之義矣六三坤體為中為輿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睽者乖之極孤者睽之極九四以獨陽處二陰之間孤立而无與危厲之不暇乃能无咎此已幸矣又得行其志以合天下之睽何也與在下之善士如初九之同德相遇以誠相交以信是故孤者朋睽者合何志之不可行何難之不可濟哉舉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狥唐非孤立於睽離之世乎乃下薦洛川司馬張柬之薦一柬之而五柬之合與仁傑而

六周復為唐仁傑之志行矣豈惟无咎又何厲矣元夫善士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創鉅者其愈遲傷淺者其合易天下睽離之時此亦創鉅痛深之病也六五乃以陰柔之資而君之宜其悔宜其咎宜其合睽之難也今也乃能合天下之睽如傷肌之淺而合之之易者何也得九二陽剛之宗臣以佐之之力也是以悔亡是以何咎是以有慶大

哉佐乎有其人雖弱君且能合天下之離而況得剛明之君乎程子以成王周公劉禪孔明當之得之矣噬膚傷之淺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九有六三以為正應非孤也而云睽孤者居離明之極過於明也過於明故過於疑過於疑故无往而非疑見豕負塗疑其穢已載鬼一車又疑其祟已先

張之弧疑其為寇而害已後說之弧又疑其可親而
非害已疑心羣起而若不可解者為六三者安得而
近之此上九之所以孤也然惟天下之至明為能生
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釋天下之至疑
其初雜然而疑其後渙然而釋以上九之至陽遇六
三之至陰陰陽相和而為雨則羣疑釋然而俱亡矣
當其善疑也似唐德宗之於蕭復姜公輔及其疑之
亡也又似成王之於周公要之皆不及昭帝之於霍

光先主之於孔明矣先張之弧後説之弧以畫卦之象言也解在下繫蓋取諸睽章



誠齋易傳卷十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誠齋易傳卷十二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貢生臣齊兆求

謄録監生臣袁繼升

誠齋易傳卷十一

宋 楊萬里 撰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處蹇之道二曰靜曰動濟蹇之道四曰擇曰避曰才曰德坎險而艮能止可謂智矣此處險以靜也靜而審則動而濟非終止也靜而終止是坐敝舟而不求涉者也動而不審是暴虎馮河者也往而得中此濟險以動也坤位西南平夷之地也求平易而利者往焉不曰擇乎艮位東北坎位正北皆峻阻之地也逢峻阻而不利則止焉不曰避乎天下无大事也天下有大事不有大人往必无功不曰才乎有大才以經

天下无大正以正天下雖得之必失之不曰德乎蹇之時非小難之時蹇之人非小才小德之所可用故曰時用大矣哉西南卦多坤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地上有山險也山上有水險之險也君子當重險之世非德不免非德不濟反身脩德以俟之而已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逢難之始作不幸也在下而无位不幸而幸也往

而進則必罹其殃來而退則猶保其譽宜静退以待時之平而已獲譽於亂世不若无譽之安也然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也此申屠蟠管寧之徒與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初上三四聖人皆不許其往惟六二九五无不許其往之辭者當蹇之世六二為王者之大臣九五履大君之正位君臣復不往以濟難而誰當往乎蹇蹇者多難而非一難也大臣犯天下之多難而捐軀以求

濟何尤之有然則以六二之匪躬而不聞濟難非尤乎曰捐軀在志濟難在才六二隂柔短於才也聖人不尤之者嘉其志而恕其才也程子以李固周顗當之得之矣

九三往蹇来反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九三以陽剛之才居艮止之極逢坎險於前鋭欲往而濟難也而聖人止之曰往進則必蹇来歸則衆喜何也三與上為應而上六隂柔不能主三以共濟也

此劉瑜陳蕃勸竇武速斷大計而武不從之事也二子往而不及其濟否何如也内二陰也

六四往蹇来連象曰往蹇来連當位實也

初六无位九三无援其不可往固也六四近君而當位又不可往然則蹇終不可濟乎四居上卦之下當坎險之初乃以陰柔之資應之往則上入於坎陷之中来則下接於无位之初六進則无才退則无與此其實不可强也不量其无才无與之實而抱虚以進

以求濟大難祇以益難耳此公果與郈孫接連以伐季氏而昭公出訓與注接連以去宦寺而唐室亂之事也可輕往乎連者接也實者量其實也

九五大蹇朋来象曰大蹇朋来以中節也

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君當天下大難之世而得六二朋来之助宜其濟難无疑也然僅能施其中正之節者君剛而臣柔也上不過爲晉明帝唐宣宗下則高貴鄉公皇泰主而已

上六往蹇来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来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以隂柔之資居蹇難之極是安能濟蹇哉故往則蹇益其蹇退則其吉乃大碩吉大吉也葢能一退内則有九三剛陽之助貴則有九五大君之見是以吉且利也然彖言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而五爻終无濟難之功上六利見大人矣亦无濟難之功何也大人上下之達稱如言行不必信果如正已而物正如

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皆曰大人豈皆指君上而言哉
上六利見大人謂九五也上六有剛陽中正之大人
以為君而九五无剛陽中正之大人以為佐則是上
六利見大人而九五未嘗利見大人也初上三四或
以无才或以无援皆不可往則九五所恃以自助者
六二之大臣而已而二復陰柔而短於才則非所謂
剛陽中正之大人也誰與成濟難之大功乎彖之言
蓋歎九五之无助也與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来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天下有難常過於為天下无難常不及為過於為則擾不及為則媮蹇至解則難散矣如西南之坤安而静矣害已除而无所往故宜来復而不可以過於為

高帝已定天下而復伐匈奴過於為也利未興而有攸往故宜夙為而不可以不及為高帝幸於苟安安於秦陋而不求復二帝三王之法度不及為也當解之時聖人甚喜之時也如冬閉之久而忽逢春生天地之凝者散雷雨之靜者作萬物之勾者達大哉解之時乎喜哉解之時乎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天地與物為新故雷雨作君子與民為新故赦宥行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六當患難解散之初以柔道處剛位適剛柔之宜得來復之義矣何咎之有此光武謝西域禮匈奴却臧宫馬武之請之事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多難既徹有攸往夙吉九二以陽剛之才佐六五陰柔之主急於有為之時也則宜何先莫急於紀綱而又有急於紀綱莫先於法度而又有先於法度去小

人是也霍光上官並受武之託丙魏恭顯雜居宣之朝則是无難多難之始也故當解之世九二欲其獲狐六三戒其致寇九四欲其解拇六五欲其退小人上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然則名天下之多難者果誰乎君人者而何利於天下之多難而何樂於近小人以疎君子哉夫狐者小人之妖恭顯是也拇者小人之賤通嫣是也隼者小人之鷙憲冀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莽卓是也一卦之中

聖人五致意焉其防難也不為不謹矣三狐三隂也一卦四隂而指其三者不指六五五君位也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黄者中而不過也去小人而不力雖去必來去小人而不直雖行必格去小人而不中雖甚必亂三者盡矣又能貞固以守之則吉矣不然鄭朋得以入望之封倫得以入太宗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以陰柔之資險詐之極而位乎大臣之上是何異於市井負販之小人一旦乘公卿大夫之路車駕馬以行於大逵乎此竊位僭上之甚者也孰不羞薄而醜之雖貞猶吝況不貞乎其致寇也必矣致寇者六三也寇至而受其難者不惟六三也趙高借秦以致勝廣勝廣至而高與秦偕亡趙忠張讓擅漢以致董卓卓至而二豎與漢俱滅盜斯奪之六三誰咎也解之君臣其免盜乎可不大懼也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以陽剛之賢居近君之位當大臣之任而下比六三微賤在下之小人則君子之友望望然去之維解散其小人則君子信其忠正而朋至矣故遠子馮比八人者而申叔時遠之鄭子儀任吴曜而僚佐去之拇體之微而在下者也小人之象也而汝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當解之世為解之君雖以中和柔順之資而有解散患難之功者維得其解之之要而已孰為解難之要維用九二九四一二大臣陽剛之佐以解散小人而已然則天下无多難有一難小人者多難之宗解難不多術有一術君子者解難之源故洪水非堯之難而四凶過於洪水四裔非四凶之威而一舜烈於四裔曰君子維有解吉言解之吉者維用君子一事而已程子云孚驗也用君子之驗驗之於小人退

而已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六三也高墉六三之負乘而竊高位者也射而獲之者上六也公者大臣之稱即上六也六三之悖亂遇上六射而獲之則天下之悖亂渙然解散而无餘矣此解之終也其周公歸自東山之時乎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之為卦以澤之深益山之高此損下益上之道也以乾之上九降而為六三以坤之六三升而為上九此損剛益柔之義也然損之道有損奢以從儉者有損不善以從善者有損已以益人者有損已而取人

之益者有損之損者有損之益者有不損之損者其損七其所以損者一也二簋可享損奢以從儉也大象之懲忿窒欲六四之損其疾此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九之益六四九二之益六五六三之益上九此損已以益人也六五之虛已以從諸爻之益此損已而取人之益也初九以已益人而又酌損此損之損也六三以一人之損而得友六五爲損之主而得益此損之益也九二上九之弗損此不損之損也故曰

其損七然知損而不知其所以損則損者偽也漢文却千里馬而終之以儉得其所以損也晉武焚雉頭裘而終之以奢不得其所以損也曷謂所以損曰誠是也文王曰損有孚仲尼曰損而有孚言損之不可不誠也故曰所以損者一然損下益上是剥下以厚上也損剛益柔是消君子而長小人也可乎曰非是之謂也損下益上者不於其貨於其德損剛益柔者不於其道於其政記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

則為之此損下益上之義也傳曰政猛則施之以寛又曰寛以濟猛此損剛益柔之義也聖人之言豈一端而已哉然聖人之所謂損不出於聖人之意而出於天下之時聖人何容心焉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故曰二簋應有時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故曰損剛益柔有時不然凶歳不祭肺施之豐年則隘平國用中典施之亂國則弛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卦形頂踵實而腹虛有二器上覆下承之象故

曰二簋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此所謂損不善以益其善也觀兑之説君子得之以懲其忿觀艮之止君子得之以窒其欲人之一性如山之静如澤之清其忿也或觸之其欲也或誘之豈其性哉深戒其觸之之端逆閑其誘之之隙損之又損則忿欲銷而一性復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此損已以益人損下以益上之事也六四以陰柔而居上非初九陽剛之賢應而助之而誰也然必應之而不有其應之之迹助之而不居其助之之功損之損善之善者也故事已則速去之又從而酌損之則可以无咎而上合六四之志矣魯連却秦而辭其封四皓安漢而不居其位庶幾初九之義矣若至於宣帝之背負芒刺宣宗之毛髮洒淅然後去則无及矣況不去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此損下益上而有不損之損也九二以剛陽之賢而佐六五陰柔之君所以益於君也然以兌說之資而濟剛陽之德此非所以為中正也若使復損其剛則流於不正不中之域矣故戒之以利貞戒之以征凶戒之以中以為志皆使之不得損其剛也不損其剛斯足以益其君矣故曰弗損益之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於浮沉皆損其剛者也征凶

謂行之以兑說則凶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此六三損下益上之事聖人慰存六三以損中之益之辭也天下之理消與長聚門損與益同根六三本乾三之陽也與初九九二三陽同行者也而六三獨損而為陰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也聖人則慰存之曰爾謂天下有損而不益者乎兑三爻而六三一陰

則所謂一人行矣一人行必得其友而不孤故上九應之是得其友也六三在下能損已以益上九上九在上亦降心以交六三君臣相得咸有一德而莫或二之者此舜得堯之事也孝於父母不得於父母弟於兄弟不得於兄弟非三人行則損一人乎然无鄰於歷山而堯為之鄰无侶於河濵而堯為之侶非一人行則得其友乎三人同行其衆可喜也而見疑於二人一人獨行其孤可弔也而得友於一人豈惟損

益无定形哉親踈衆寡亦无定與矣聖人因一人之行而得致一之理故仲尼繫之曰言致一也天地之化醇男女之化生亦若是而已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此聖人勸六四損已以從人損不善以益其善也去病必醫去過必師六四之有疾不醫之以初九之師何能損乎然改過去疾而不速遄猶在吝與咎之域也速改則可喜而无咎矣然則六四何為而有疾也六

四以陰柔之資居下卦之上宅近君之位富貴誘於前忿欲動於中此其膏肓也不有初九剛方之師友其孰從而切磋救之哉子産容國人之議已以自藥而不毁鄉校可謂能損其疾而懲忿魏獻子聽閻没女寛之諷諫以自警而辭梗陽人可謂能損其疾而窒欲然曰亦可喜者亦之為言次之辭也无疾上也有疾而損之次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

上祐也

此聖人賛六五之損已從人有損中之益之盛德也六五以山嶽配天之德宅大中至正之位為損卦之君而其中空洞寛廣謙柔挹損以從在下之羣賢天下之有善者所以皆說而願增益其高大也或益之者或之為言非一人可指之謂也一人益之十人朋而從之龜筮亦皆從而弗違之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此所以為大吉而自天祐之與此大舜舍已從人之

盛德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此聖人賛上九不損之損之盛德也上九居損之終位艮之極居損之終則必變之以不損位艮之極則必止之以不損當節損之世下皆損已以益其上上又能不損其下以益其下宜其无咎宜其正吉宜其利有攸往宜其得臣无家无往而不得志也故曰大

得志也大禹菲食而天下无飢民文王卑服而天下无凍老漢文集書囊罷露臺而天下有煙火萬里之富寔皆損之上九也得臣謂得天下臣民之心无家謂无自私其家之益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

道與時偕行

益之為道以損人者施諸己則約而豐以益己者施諸人則散而聚民說无疆不曰豐且聚乎以卑人者施諸己則卑而不可踰以尊己者施諸人則謙而尊其道大光不曰不可踰而尊乎得此道者是惟无動動罔不利矣是故天下无事則下令如流水事焉往而不行故曰利有攸往天下有事則涉險如夷塗難何向而不濟故曰利涉大川事必行而難必濟夫豈

吾一人獨能之乎其行也或先之其濟也或左右之何也道光而民悦故也何也損己而益人卑己而尊人故也聖人以此道而示人至矣猶曰未也又曰何以動而罔不利乎卑巽以動故也震以動者動必沮巽以動者動必進故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豈惟人哉天地且然天氣降而施諸地然後地氣騰而生夫物天且損上而益下自上而下下而况於人乎故夫益人之道非人為也與天時偕行而已矣惟聖人以

已益人惟聖人以天益已大哉益乎乾之四在上乃損陽而為陰坤之初在下乃益陰而為陽此卦之損上益下也乾之初九在上乃遜坤之初六於已上而已下之此卦之自上下下也震能動巽能巽故為益動而巽初九為天施六四為地生中謂九五正謂六二木道謂震巽皆木施生謂天地生木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與雷相資而相益程子言之盡矣君子體之以風

之長萬物而長一己故見善則遷以雷之威萬物而威一心故有過則改風以長之則益一善而為萬善雷以威之則損不善以益至善然則君子損己以益人未至也損己以益己斯至矣顔子服膺於一善見善而遷者也有不善必知知不善必不行有過而改者也改過故克己遷善故復禮為仁大哉顔子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

不有益天下之大才不可以任益天下之大事不有益天下之大德不可御益天下之大才初九以陽剛之才為震動之主得六四近臣之應是故位一卦之最下而利於作益天下之大事然聖人喜其才而憂其心何也大事者非常之事也如唐虞之禪湯武之革伊霍之廢立旦息姑之攝是也有利用為大作之才而无至善之德且挾專權自厚之心是於天下國家能吉而无咎乎元者善之長也夫惟有天德之人

為衆善之長且有不自厚其事之心斯可以作天下之大事興天下之大利為天下之大益吉而无咎矣不然子之即堯舜吳濞即湯武桓温即伊霍王莽即周公魯隱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此損之六五之爻辭也而益之六二亦云皆致柔虛中自損有受之益也然六

五曰元吉而六二曰永貞吉者程子謂六五以柔居
剛六二以柔居柔故戒六二以常永貞固則吉也夫
惟六二能虛中以有受一或人益之矣十人之衆又
朋而益之龜筮鬼神又弗違而益之宜其爲吾王所
用與之享上帝而天亦益之以吉也書曰惟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籲俊尊上帝皆王用享
于帝吉之謂也曰或益之自外來中不虛外敢來乎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

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柔體也然居下之上處剛之位據動之極見有可以益天下之事則決然自我而益之果於益而忘其専也故聖人戒之不一而足曰用凶事无咎者惟危難不得已而用則无咎非危難則有咎矣若櫜蒀之斬莊賈用之平世則専紀信之乘王車用之治世則僭是也曰有孚者惟有愛君益國之誠則可不然則行詐以益亂矣若王莽之居攝而假周公之忠是

也曰中行者惟果於為益而不為過甚則可不然則亂常以濟姦矣若王敦之疾劉隗而舉兵內向是也曰告公者吾力可為而必告之君若孔子欲討田常則不敢專而請於哀公是也曰用圭者祭祀朝聘无不用圭動必以禮也不然非禮而動雖益而不許若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天王狩于河陽是也聖人之五戒可不懼乎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則又寬其四而嚴其一矣若曰惟凶事則固有是舉不然則否然則

有可以益天下之事君子皆坐視而不為乎曰益之而益則奚而不可為益之而損則奚而可為故陳賔之益漢訓注之益唐兹益也不如其已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四以柔居柔又巽之下以順居卑必進之於中乃可有行也然柔順之極者懦不能以自行必告於公上而見從乃可行焉弱不能以自立必舍其故國而

用遷乃可立焉力不能以自遷必得其與國以相依乃可遷焉故周遷依晉鄭邢遷依齊許遷依楚皆弱故也若盤庚之遷亳高祖之遷長安光武之遷雒陽何依人之有以益志者六四非无益人之志才不足耳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九五以剛陽之才中正之德居益之時為益之君惠萌於心天下不問而蒙其益之吉益被於人天下信

之而懷其德之惠九五何道而臻此哉有至誠益人之心故也有孚惠心上之誠也有孚惠我德下之信也上下交孚而九五之志得矣二帝三王至矣以仁率天下而民從之成康文景其庶乎損之六五言益而不言損損之至也益之九五言惠而不言益益之盛也程子云陽實在中有孚之象王輔嗣云益莫大於信惠莫大於心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

或擊之自外來也

以善益己己益而人不損以利益己人損而已不益上九居益之極位益之亢而剛以上人此非以善益己也利而已利之所在可均而不可偏上九不均之以益人而偏之以益己偏之以益己而爭之者至矣故人皆莫肯益之豈惟莫肯益之有擊而奪之者矣惟其立心之偏利而不知均利之當理此其所以凶自外來也中不偏外敢來乎鹿臺鄗塢是已

誠齋易傳卷十一